

# 北大浪迹在

Langji Zai Beida  
洛塘◎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海出版社



北大十年，搬了七次家，  
整理、打包、开箱、整理，  
仿佛时光就是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中消磨殆尽的……



浪迹在北大



Langji Zai Beida  
洛塘◎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轩出版发行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迹在北大 / 洛塘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411-2985-8

I. ①浪… II. ①洛…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5695号

Langji Zai Beida

浪迹在北大



洛 塘 著

策 划 胡 焰

责任编辑 郭 健 (zuoxiaomi@qq.com)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喻 辉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7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53千

版 次 2010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985-8

定 价 18.00元

## 代序

一转眼，在燕园已待了十年。本科毕业的时候，硕士毕业的时候，都曾暗下决心，要写一些关于北大的文字当做回忆，但是保研、考博的忙碌，终究让这一愿望至今落空。前几次同学聚会，入学十年的纪念活动都是讨论焦点，但是曲终人散之后，忙工作的继续埋头于工作，忙感情的继续沉溺于感情，所以庆祝活动也是一推再推，从春游到五一，从五一到暑期，从暑期到国庆，一直没有举行。与实际的班级活动相比，文字上的纪念肯定容易很多。所以，提笔吧，提笔吧，尝试着为自己也为同窗挚友的北大生活写上几笔吧。

虽然早就想好了标题，但是对着电脑，却觉得脑海里一片沉寂，就像一个晃起来毫无声响的容器，不知是因为空无一物，还是盛得太满，一时之间竟什么也倒不出来。我们都习惯于用“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来表露情感，但我们从没想过这轻易出口的终生约定，实际也会在岁月的流逝中黯然失

色。所以，在北大待了十年，其间遇到的令人感动不已的人和事，看到的令人感叹不禁的草与木，早就难以悉数记录，如今提笔，也只能像海边拾贝，在每次记忆的潮水退去后，零散地拣选几枚而已。因此，这也注定了我将要写下的文字是散乱的、断续的、跳跃的。

和所有临近毕业的博士一样，论文像乌云一般笼罩在头顶，但是我相信我对燕园的点滴回忆，将成为穿透乌云的阳光，温暖整个冬季。

2007年11月1日于“四教234”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辑 浪迹在北大

- 浪迹在北大 003  
昌平园就像植物园 005  
大一新生俱乐部 007  
最是难忘银杏道 009  
昌平盛事 012  
最初的我们 015  
送你一瓣雪花 019  
又到一年寄卡时 024  
圣诞,又是圣诞 028  
春日狂想 034  
Un Mondo, Un Sogno 037  
偷得浮生逛燕园 042  
一转眼,电脑已“全面入侵” 050  
人生就像电话,无休止升级 058

- 二十九楼的“D&S” 064  
体育课,没有欢喜只有忧 067  
曾经看球 070  
勤工不俭学 074  
初入江湖 076  
路远迢迢做家教 079  
偶然译书 082  
留学打工记 084  
联合大学教英语 105  
无心打工 109



美院之美	112
C君学艺记	116
琴为何物	124
Season in the sun	135
我明白你明白我明白	144
当爱情遭遇尊严	152
女人花	162

## 第二辑 一程山水一程歌

一程山水一程歌	181
绿 城	185
喜 宴	188
逃学为回家	194
鹿城小住	199
穿梭在东京	202

### 第三辑 内心的旅行

- 离你那么远 213  
夜·天桥 219  
新年要快乐 223  
有人比你聪明漂亮 226  
爱要怎么说出口 229  
爱情和生活要分开想 232  
等爱就像等巴士 234  
在一起是伟大的 237  
爱情八股文 243  
网络与爱情 249  
大话博客 252  
写论文就像谈恋爱 254  
谁的意中人是盖世英雄 256  
《鹿鼎记》与《格林童话》 260  
比起传记,我更喜欢传奇 263  
可爱女人 267  
那一把孤单单的藤椅 270

这青春小鸟一路掉下长不回的羽毛……

只是还好，这一路捡起的，也不比羽毛少。

# PART 1

第一辑 浪迹在北大





# 浪迹在北大

北大十年，搬了七次家，整理、打包、开箱、整理，仿佛时光就是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中消磨殆尽的。

大一在昌平园。

大二在燕园二十九楼。

大三在燕园三十一楼。

大四在东京大学。

硕士在燕园四十五楼。

博一在万柳。

博二搬至畅春新园。

搬家意味着丢弃，正如床头的字迹，屋里的香气，是无论如何也带不走的。搬得多了，回忆丢得习惯了，人也变得决绝了。

畅春新园斜对着西门，离校园不远，但隔着马路与围墙，总让人觉得疏离。

以前住在校园里，觉得燕园就像一座年代久远的香炉，古朴而不失华丽，敦实而不失优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那么不温不火、不疾不徐，点着上好的檀香，让所有穿行于北大的学子，都不时醉心于随风而至的馥郁香气。

那时的北大人是“熏”出来的。“熏”出来的东西有着骨子里的矜贵。

现在住在校园外，每日出入校门，赶着上班似的去上课，课完了总想着“离开、离开”、“回去、回去”，心里难免失落。燕园曾给我的归属感终将不再。

如今的北大就像一座品牌加工厂，且生产规模日增，成品速度加快。

现在的北大人是“漆”出来的。“漆”出来的东西虽然光鲜亮丽，但难免底气不足。

隔着天桥望燕园，感慨，感慨！

## 昌平园就像植物园

回想起来，昌平园就像一个植物园，树多草杂，地广人稀。

校园很偏僻，从校门走到车来人往的马路，需二三十分钟。附近是果园、农舍，白桦成林。

园里建筑不多，教学楼与宿舍区被运动场分隔两侧。比起燕园的一教、三教、四教、文史楼，以及后来的理科楼群，昌平园内所有的教学活动都集中在一个教学楼——主楼。

男生的二号楼、闲置的三号楼、女生的四号楼，前后三幢一模一样的四层楼房，在昌平园里也可算是高层建筑了。宿舍楼的一侧依次是小餐馆（“家园”）、浴室、水房、食堂及体育教室，另一侧则是几个并排的篮球场。三号楼一层有个很小的邮局，每周指定日期营业，只有两个办事员，包揽一切邮政、储蓄业务。女生楼门口有个“昌平博实”，历届都称其为“黑店”。宿舍楼一进门是电话室，大概有三台电话，一台专打市内，两台可打长途。每晚电话室一开门，必排长龙。

从宿舍楼到主楼，横穿操场是捷径。不过，操场四周高高低低、层层叠叠长满了灌木及矮树，靠近主楼一侧也没有

出口，所以根本没有像样的路，只有一届又一届懒人踩出的羊肠小道。走的时候，点头哈腰是免不了的，头发、衣帽被树杈兜兜挂挂也是常有之事。天黑以后，这条捷径没有任何的照明设备，尤其在“昌平园鬼故事”流传的时期，走的人是很少的。

如果走运动场外缘的主路，从宿舍到主楼，大约要十多分钟。主路两侧种的全是银杏，秋风一起，便黄得很炫目。

主楼一层是图书馆，面积不大，几排书架、几排桌椅、木质地板。紧挨着图书馆有个电影播映室，最多容纳二三十人。我在那里看过《情书》《夜访吸血鬼》。

二层正对着楼梯有个小餐厅兼小卖部，做饭的、站柜台的各一人。那里销量最大的（其实也没得选择）就是速冻水饺、蛋炒饭和面条之类。做饭的师傅二三十岁，沉默寡言，穿着一成不变的迷彩服。卖零食与文具的似乎是个老太太，记不太真切了。

其余的就是教室，二层、三层、四层都是。

这就是昌平园在我脑海中简陋而完备的轮廓了。想来还有遗漏的，记得有个举办“扫盲舞会”、新年晚会、歌咏比赛的礼堂，在哪里呢？

## 大一新生俱乐部

博士的时候，爱情是救济品，分不到会引来很多人同情；硕士的时候，爱情是陈列品，拥有的就不必再费心去经营；大四的时候，爱情是日用品，没有会显得寒酸；大三的时候，爱情是调味品，吵吵嚷嚷也能让生活跌宕起伏、有滋有味；大二的时候，爱情是化妆品，写在脸上总是藏不住的光艳照人；大一的时候，爱情是奢侈品，虏获需要智慧，占有需要决心。

昌平园，就像大一新生俱乐部，即使没有好事者，恋爱的资讯也总是传得飞快。

考古那一对，女生娇小灵动，男生高瘦内敛，两人一前一后走在路上，就像女将军率领着男士兵。在前面的昂首挺胸，花样百出；在后面的提书包、拎水壶，总是目光专注，若有所思。

国关那一对，听说是高中同学。女生是出了名的“馋猫”，看到美食，就会两眼放光，毫无造作地狂奔过去“乞讨”，性子十分可爱。男生戴着眼镜，颇为老成。

历史那一对，看起来最为般配，两人并肩走在一起，有说有笑，既不张扬，又很温馨。

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直面恋爱的勇气，对于奢侈品，总是摆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偶尔偷望一下，也是打死不承认的。

曾与历史系那对恋人坐同一趟班车去燕园。当时他俩面对面站在车门口，虽然一路无话，两人之间若有似无的依恋却很真切。而当那女生突然转头，一时之间，我的目光竟无处安放，只能直直地盯着她，显得十分笨拙。

后回到燕园，我与那女生在同一个班级辅修德语，她根本不记得我，我却始终记得当天的困窘。现在想来，自己当时是怀着些许敌意的——不知不觉中，我忌妒着她的坦然。

绿子“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可当初的你我，却偏偏执意要做直子。事到如今，你我虽然明白过来，可再怎么改，也寻不回心中的渡边了。